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 余斌 著

叶兆言和好友余斌为纪念友情关于人生和文学的闲散对白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wuhou desuiyue

叶兆言和好友余斌为纪念友情
关于人生和文学的闲散对白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 余斌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后的岁月/叶兆言,余斌著.

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.12

ISBN 7-5633-3432-7

I .午… II .①叶…②余… III .叶兆言 - 生平事迹
IV 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102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开本:889mm×1 194mm 1/32

印张:7.5 字数:130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~10 000 定价:1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还是读大学本科时，有次到叶兆言家找他玩，他好像是受家里人指派买东西去了，只他母亲姚阿姨一人在家。姚阿姨是不会让客人冷落的，即使是我这样的晚辈。坐等的当儿，她问起学校里的情形，还给了我一问：“你看兆言这个人怎么样？”骤然间我有种考场上答不出题的惶惑。然而长辈有问，即属偏题怪题，不能不答，我还真想了一会儿，最后硬着头皮不得要领地答了一句：“兆言人好。”——是说他厚道、正派，还是指别的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与叶兆言相识相交，转眼间已 20 多年，说对他全无所知，那是假的，有的地方，我自信还知之甚深，但事情就是这样，有时你接触越多的人，越难说出个子丑寅卯。这次因搞“访谈录”，不时地出入往事，不由想到与他相交的种种，也就想到作为朋友的叶兆言。

朋友有好多种，我想叶兆言不属于那种豪气冲天、割头换颈的朋友，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之类的话用在他身上是不大合适的。虽说他时常给人大大咧咧的印象，提起朋友，“哥们儿”、“铁哥们儿”的豪语也会脱口而出，但他身上委实并无多

少江湖气。大包大揽，人我不分，在朋友面前拍胸脯，打包票，为朋友强出头，皆非他的本色。“君子不党”，“死党”式的朋友，严格地说叶兆言大约没有。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不“仗义”，不“够朋友”，正相反，他很看重友情，对朋友，特别是“旧雨”，他是时在念中的，而且能尽力处，一定尽力。比如他现在算是名人，若有朋友请他写文章捧捧场，他多半是应的，有时朋友无所求，他也会想到，会惦着，只是他不会说过头话，吹得离谱。反过来，我有次写了篇评他小说的文章，字里行间并非没有一点“微词”，他当然不会看不出来，也未必就同意我的“微词”，可文章还是经他手拿去发表了。他不喜滥施友情，也不会滥友情，与他平素的为人一致，这上面有他的一份蕴藉，有他的分寸感。

朋友之间言“分寸”，似乎显得生分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和他还时相过从，只是渐渐都有家有口，人到中年，繁杂事都多，同窗时的朝夕盘桓是再没有了，有时他打电话来有事相托，比如帮他查个资料、借个书什么的，总要问麻烦不麻烦，并且总不忘叮嘱，太麻烦就算了。即如这次搞访谈，事先与我商量，也是有几分试探的意思，其实我不是他那样的忙人，而且邀我合作，于我也未尝不是件有面子的事。有几回谈话过后，他发现我的话不多或是不大随便，便促我放开些，言下颇有些歉然，好像担心对话不够平等，没的委屈辱没了对手。他这些个礼数，我初时还有些不习惯：朋友嘛，何须这些？后来年齿加长，阅人既多，就发现这实在是他的好处。并非仅

出于礼貌,也不是生性拘迂,是朋友相处,他有一个“敬”字在里面。我的意思是说,他尊重朋友,不自我中心,能为朋友设身处地。朋友相处而有“敬”,我觉得比称兄道弟两肋插刀之类更难得,至少现在是如此。

不党,有敬,这于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,是庶几近之了吧?这上面叶兆言是有些旧派的,恐怕与他们家的家风大有关系。交友之道也见其人,叶兆言看上去有些名士派,不过依我之见,骨子里还是有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。

想到上面这番话,是因为叶兆言不止一次对我说“访谈录”也是对友情的一种纪念。当然不全是为了友谊,年初他说起这事,我一诺无辞,甚感荣幸之外,也有一份好奇心:两人过去在一起,说过的话已非车载斗量足以尽之,但这几年来往已是少而又少,有时几个月也不照面,即使见了面也不再有往日的联床夜话、促膝长谈,我不知道现在坐下来是否还是过去谈话氛围的延续。此外,过去是关起门来,海天湖地漫无边际,此番面对了录音机,自然不同,我很想知道会谈成个什么模样。我对琢磨人有兴趣,还想看看叶兆言如何“表演”。现在书已完成,我发现它与我的想像颇有距离:有的话题,我以为很有意思的,没说;有些话题,说了,却未能尽兴。原因当然非此一端,不过有一端该我负责。我指的是访谈过程中我一再陷入角色的尴尬:在某种程度上,我该扮演主持人或是记者的角色,可大约是因为太熟的缘故,我常常忘了自己的这重身份当甩手掌柜,倒是叶兆言“反客为主”地导引

话题。有时我则又过于意识到这职守，用叶兆言的话说，就是没有利用好我的优势，令谈话有时不那么生动、精彩。

可以补救这一点的是叶兆言的坦诚。议论起这本书时，叶兆言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“不要装孙子”。除了不要玩理论，多谈切近生活的话题之外，这也是对读者实话实说的意思。当然，这也算是公开场合，不可能当真像两人私下交谈，可以放言无忌，以他的分寸感，自是当讲则讲，不当讲则不讲，不过谈到他自己，说到他的不自信，他之相信“帮夫运”之类，却都是大实话，而且说得实在，一点不矫情。这里很可见出他的诚笃。

谈话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则是“温馨”。叶兆言素来讨厌浪漫主义式的感情洋溢，这样颇带情感色彩的词若在他的文章里出现，多半会是很节制的，这一回说出来却不大吝惜，以至我还擅自做主删掉了几个。这当然是回忆引出来的，也说明他很是念旧，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过去的交情，否则他也不会将一部并非叙旧的访谈视作对友谊的一种纪念了。只是“纪念”这词不大好，纪念的对象总是已经逝去的东西，纪念有时就意味着埋葬。我是希望与他一直保持这分友情的。毕竟，有这样一个朋友，不易。

余斌

2000年11月1日 西大影壁

他(叶兆言)，当今文坛的当红作家
他(余斌)，对张爱玲颇有研究的资深学者

他们是曾经的大学同窗
更是多年熟悉的“旧雨”

在一些闲散的午后
他们再次聚首，海阔天空

于是
往事如阳光般铺陈开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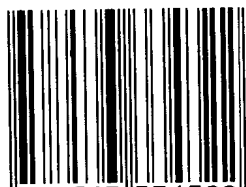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叶兆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。1957年出生，原籍苏州，生长在南京。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。1983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。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。主要作品有《1937年的爱情》、《花煞》、《别人的爱情》、七卷本《叶兆言文集》、《艳歌》、《挽歌》、《儿歌》等。

余斌 1960年生，南京人。1990年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，现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著有《张爱玲传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、《事迹与心迹》等书。

雁渡寒潭，雁过而潭不留影
风吹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
……岁月无痕
但那些曾经感动和渴望
依然如初恋般鲜活、天真

ISBN 7-5633-3432-7



9 787563 334322 >

ISBN 7-5633-3432-7/K · 163

定价 16.80 元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--

2000 年 2 月 18 日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,甚至超过了性冲动

2000 年 2 月 24 日	(1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在我看来,陈先生倒更像一位私塾先生

2000 年 3 月 5 日	(2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学校毕竟是个相对好的地方,学校不好,外面的世界更糟

2000 年 3 月 14 日	(4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你知道我性格里很糟糕的一面,别人若不把我当人,我就不把自己当人

2000 年 3 月 21 日	(5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平庸的,还不如说是那些史料对我有些好处

2000年4月5日 (81)

我想我的世界观,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,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

2000年5月2日 (103)

要是你被流放,我劝你带上一本《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》就足够了。说到底,我还是喜欢周作人,周作人的写作是生理现象

2000年5月15日 (120)

诺贝尔奖注定是尴尬的,注定让中国作家哭笑不得

2000年5月23日 (134)

好电影会使作家产生强烈的试一试的欲望

2000年6月20日 (149)

作家有时越写脾气越大,越写越理直气壮地有许多坏脾气

2000年7月8日 (166)

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很无聊,很平庸,枯燥无味,整个是架写作机器

2000年7月15日 (181)

作家永远是单数。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联在一起而存在,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

附录

柳树开始的对话 (197)

写作,生命的摆渡 (215)

《午后的岁月》跋 (233)

2000年2月18日

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,甚至超过了性冲动

余斌(以下简称“余”):好像你对“访谈”有过微辞,现在却想通过访谈的形式弄一本书出来,是不是觉得有些尴尬?

叶兆言(以下简称“叶”):是的,不仅尴尬,而且有些发怵。见过一些和我有关的访谈录,总是忍不住想,这些东西是否真和我有关。有人根本就没和我谈过话,仍然写了这样的文章;有人确实访谈过,可是变成了文字,怪怪的,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,人赃俱获,你还真不能说什么。

余:我们只是聊聊天,你别老想那会是一本书。不就是清谈吗?你讨厌演讲,清谈我知道你是不反对的,而且喜欢清谈。据说现在常有人请你去演讲,真难想像你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,但几个人在一起聊起来,你的滔滔不绝、侃侃而谈我是领教过的,想当年我们在一起,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清谈,聊上半年天还欲罢不能也是常有的事。当然有不少言不及义的废话,不过也有些是可以美其名曰“火花”的。这

些年过去,阅历广了,又积下许多写作的甘苦,聊起来必有另一番兴味,过去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再拿出来谈,也会谈出一些新意来,没准里面就有不少火花。你不是总喜欢说,要用文字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固定下来,因为思想的火花一闪即灭吗?现在我们做的事,只不过是把说过的话变成文字,虽然说过的话不一定有思想。电话里你说已经为“访谈录”想好了书名——《午后的岁月》,说明你还是有备而来。怎么还没谈,倒已先想好了书名呢?

叶:这是我的习惯,名不正则言不顺。没有名字,我就没办法开始工作,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。

余:你就先来一番“破题”吧。

叶:很简单,每天上午我都写作,写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写完了,一天也就结束了,换句话说,一天刚刚开始。这本书的特殊性,在于它是在午后进行的,是我生命中另外的一部分。它既是一个现在时态,不断地开始和延伸;也是一个过去时态,因为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。

余:通常的说法似乎应该是“午后的时光”——有点英国人喝下午茶的味道——“岁月”在后面好像有点拖不动。不过我觉得这书名不错:在通与不通、有理无理之间,歪打正着,有几分词语上的陌生化效果,也许有点异样才更容易让你找到你所需要的谈话感觉?

叶:也许是吧。

余：好，言归正传。不止一次听你谈到过想上大学，这好像是桩谈起来总是能让你激动的事，那我们今天就从想上大学开始谈起，如何？

叶：行。你比我小三岁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们两个有相似的经历，在大学同窗七年，但更多的还是不同的经历。虽然你也当过工人，但毕竟你才干了几夭，你没有这种想上学的强烈体验，而我对读书的迫切愿望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。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想读书，每当我打开这个话题时，就觉得津津有味。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，我有很多散文都写过这件事情，其中有一篇散文的标题就是《想读书》。我中学毕业是1974年，文化程度非常低。我想中国最没有文化的一代人，就是比我大三四岁，然后到我为止的这一代，因为前面的老三届，起码中学教育是完整的，在我后面的这一批，譬如你们，赶上邓小平的回潮，还稍微学到一点东西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数学考的是珠算，而且只学到乘法，整个几何只做了一个模型。这种程度和现在初一的学生差不多。现在，我女儿总说，你们那时候书是怎么读的，快活死了。

余：我也就晚你几届，好不到哪儿去。刚上中学时，物理、化学这些课都没，那时叫工业基础知识、农业基础知识。

叶：但你们好歹赶上了一个回潮，我们整个没这概念。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初中毕业，班上有很多年龄大的人，初

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了,当然他们很高兴,早工作早拿钱,而且工龄也长了。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。高中是两年半,整个高中期间,每年学工一个月,学农一个月,还要军训,几乎没好好读过书。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,只是到临考试时背一下课本,能这么做,已经是好学生了。

余:那时就有想读书的情结了吗?想学些什么?

叶:当然不会。一个人在读中学的时候,还没有这个脑子。轻轻松松,这有什么不好?

余:也是。否则就要算天生的“读书种子”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强烈的想读书的愿望?

叶:中学毕业,特别是当了工人以后。人总是在失去了什么以后,才会感到珍贵。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,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,那是真正的无所事事。高中毕业我待业一年,这一年实际上我是爷爷的秘书,我照顾老人家,听他聊天,陪他去看他的朋友,在他的身边乱看书,看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。当时觉得人活着对什么都无所谓,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,没有前途。按照当时的标准,我面前的路倒还是比较光明,我是独子,不要下农村,迟早会有个工作,我当时没有危机感。待业一年后,祖父依依不舍地让我回南京工作,因为当时工人阶级是个很美好的词,他没有阻拦我,我进工厂的时候,应该说是皆大欢喜。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厂,但是面对下乡,我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

的单位,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,是钳工。

我产生想读书的愿望,是进了工厂以后。愿望是由于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,整天没有一点乐趣的生活逐渐造成的。在恢复高考之前,我只是单纯地想读书,学点东西。恢复高考后,突然感觉到上大学成了惟一的目的。想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,甚至超过了性的冲动,这让我想起来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那年头,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,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;不少大队干部,也就是因为手上有着让别人上大学的名额,理直气壮地就把人家好端端的姑娘给睡了。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,也遇到这样的事,怕是不能幸免,因为想读书的念头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,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。

余:有这么严重吗?

叶:就是这么严重。人是个奇怪的动物,有书读的时候,你绝对不会想到上学是如何的好。人贱得很,越是没有,就越想,越是得不到,就越疯狂。当时,形式上的读书气氛还是有的,譬如到处提倡办“721 工人大学”,各个厂都自己牛皮烘烘地办大学。我们那个小厂就和北京理工大学(或是北京工学院)联办,那时候,有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我们厂实习,一方面搞科研,一方面就像做好人好事一样,为我们这个大集体性质的小厂办工人大学。这是那个特定年代里的一幕情景喜剧。我进了工厂后,突然变得很上进起来,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,可整天就是想学习,仿佛大姑娘想嫁人一样,嫁给谁不知道,只是春心洋溢,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